

主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古今名人筆記選

陳幼璞選註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古今名人筆記選

陳幼環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導言

一

合古今屬於筆記一類的著作觀之，只是一種零星斷片、百貨雜陳的異景。這異景卻大有引誘力，人們差不多都認為這類書籍大可以供消遣——換句話說，大可以供欣賞。

筆記的文字之所以能引起人們的欣賞，因為凡是比較上品的筆記差不多都具着一種共同的要素——「誠」。「誠」是好文字的最基本的要素，而寫作者卻往往容易陷入「不誠」。寫作者所以容易犯這種毛病，大都由於誤將手段認作目的——為文字而寫文字，忘忽文字是表現內心的一種工具。心中無物而寫出的文字，無論有若何的腔調和架子，絕不能算是好文字。好文字必是「言之有物」的。所謂「誠」，就是「言之有物」。筆記文字的價值，就在「言之有物」這一點。

我國春秋戰國之際，思想頗能自由發展，故各派學術蔚起，因之產生了不少「言之有物」內

容充實的文字。到了西漢，罷黜百家，獨崇儒術，思想定於一尊，失去了自由，因之表現思想的文字也就日趨於空疏膚泛一途。王充論衡批評當時的文字說：「偽書俗文多不誠實，」「虛妄之言勝真美」實在是有感而發。

但思想的桎梏可以拘禁庸衆，而不能拘禁天才，這位東漢的大思想家王充目睹當時思想衰敝，文字「多不誠實」於是獨抒己見，暢所欲言，著了一部論衡，透澈地糾正當時許多不合理的觀念。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後敘云：

雜說之源，出於論衡，其說或抒己意，或訂俗譌，或述近聞，或綜古義，後人沿波，筆記作焉。

論衡這部思想革命的偉著，就是我們的最初的筆記。

筆記是零片地發抒議論或記錄聞見的著作，說到筆記的起源，我們原可追溯到先秦，例如論語爲記孔子及其門弟子言行的書，就是一種筆記。然論語爲諸弟子所雜記及弟子的弟子所繼續增補而成（諸子的書亦多類此），不是一人的著作，而我們今日之所謂筆記，不用說，係指一人的著作，不是指多人的輯纂，所以嚴格地說，論語一類的書究不能算是筆記。西漢劉向的說苑新序也

很類似筆記，然說苑新序係採摭羣書，纂錄舊籍而成，不是自抒議論，自記見聞的創作，也不能視為筆記。論衡是一人的撰作，且談天說地，雅俗共賞，實為我國筆記之祖。

論衡真不愧為筆記的開路先鋒！自牠以思想解放的姿態立下了筆記的規模，後世的筆記遂沿着這解放的途徑向前發展，而成了一片自由的園地。

魏晉南北朝時期，駢體文盛行，文字的形式大受束縛，在當時的駢體文中，雖不能說毫無佳作，然就大體言，大都是在形式上講求雕琢粉飾，而內容則貧乏空虛，按之無物，於是又起了解放的要求，我們的筆記名著世說新語（南朝宋劉義慶撰）遂應運而產生。論衡以質樸勝，世說新語則以雋永勝。質樸是老老实實說出心中要說的話之謂，雋永是老老实實中別有耐人尋味之處之謂。論衡為筆記奠定了初基，世說新語則為筆記樹立了一種特殊的風格。

到了唐，駢體文依然流行，同時起了反駢體的古文運動。按文筆之分，（文指詩和駢體文，筆指散文）始於六朝，唐代古文運動興起，文筆對立的情形愈顯。然所謂古文，雖然脫去了駢體的形式束縛，卻又另罩上了一重黑霧——道統觀念。自唐而宋，道統觀念愈演愈烈，所謂古文，只能用以

「載道」而不能用作自由表達思想的工具，於是筆記這自由的園地遂因事實的要求而大大地發展。所以筆記到了宋，已屆高度發達之期，當時撰著筆記，成為士林的風尚，著作層見疊出，有百花爭放之概。自宋以後，歷明而清，筆記不斷地繁滋，達於極盛。綜觀其大體，多半為打破古文義法，雜採口語之作。其能運用最雋永的語文，隨便寫出自己的真知灼見，或遺聞逸事的，都是筆記的上選。

以上對於筆記發展的經過已述明大概，以下要略述本編的內容。

二

清代筆記材料太多，故本編選材以清代為限，名曰「第一編」，清代以上由續編容納之。

本編分為「雜記」「雜論」「雜考」三大部，為什麼要這樣編制呢？

考「雜」字之見於目錄，始於漢書藝文志，藝文志中有「雜家」一目，為九流之一。所謂「雜」，是指「合儒墨，兼名法」而言；「兼」與「合」就是「雜取」的意思，立說不能自成一家而雜取之於儒墨名法數家，所以謂之「雜家」。隋書經籍志說「雜家」「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也。

還是這個意思。

「雜家」的範圍在清代四庫全書中才大大的擴充。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敘云。

衰周之世，百氏爭鳴，立說著書，各爲流品，漢志所列，備矣；或其學不傳，後無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絕續不同，不能一概著錄。後人株守舊文，於是墨家僅墨子、晏子二書，名家僅公孫龍子、尹文子、人物志三書，縱橫家僅鬼谷子一書，亦別立標題，自爲支派，此拘泥門目之過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於寥寥不能成類者，併入雜家，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例爲善。今從其說，以立說者謂之「雜學」，辨證者謂之「雜考」，議論而兼敘述者謂之「雜說」，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類輯舊文，塗兼衆軌者謂之「雜纂」，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凡六類。

四庫對於「雜家」，雖然也還說是「合儒墨，兼名法」，卻認爲「雜家義廣，無所不包」了。其所定「雜家」的目類，係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分爲「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類，這六類都是「不能成類」的。所謂「不能成類」，就是不能獨立自成一類，也

不能併於任何他類之謂所以都屬之「雜家」。

筆記包羅萬象，頗當得起一個「雜」字，位置於這「不能成類」的六類中，最爲適宜。在這六類中，「或抒己意，或訂俗諺，或述近聞，或綜古義」的「雜說」，不用說，應屬於筆記了，而「其說大抵兼論經史子集，不可限以一類」（見四庫總目子部雜家類雜考之屬後敘）的「雜考」及「旁究物理，臚陳纖瑣」的「雜品」，從「雜」這一點上說，也都應屬之筆記的範圍。至若「立說」的雜學，則比較是系統的著作，而「類輯舊文」的雜纂及「合刻諸書」的雜編，則並非一人的創作，所以都不應歸於筆記之列。

筆記的範圍雖廣而雜，然不外記聞見，抒議論，及記讀書考證的所得，四庫子部雜家類的「雜說」、「雜考」、「雜品」三類適與筆記的範圍相當，所以本編選材，就以這三類爲限，而分爲「雜記」、「雜論」、「雜考」三部。「雜記」部包「雜說」類的敘述部分及「雜品」、「雜論」部包「雜說」類的議論部分。「雜考」部包「雜考」類。本編選材的分量，以「雜說」、「雜考」兩類爲主，「雜品」一類，所選最少。

凡例

(一)本編取材範圍，已詳敘言，所立「雜記」、「雜論」、「雜考」三部內容，亦已說明。三部外，不更分立篇目，爲便利閱讀計，每部略按性質，別爲三組：

記述之有關文學藝術者隸雜記一；有關史實者隸雜記二；零瑣不一者隸雜記三。

議論之有關文學藝術者隸雜論一；有關品行風化者隸雜論二；有關政治者隸雜論三。

考證之有關經籍者隸雜考一；有關史實者隸雜考二；有關訓詁者隸雜考三。

(二)本編取材，以讀者爲主體，力避主觀。所選雖只限於清代，然卷帙浩繁，取捨匪易，燕石自寶，其何能免？

(三)所選大體着重碩學名家，然凡能適宜於讀者，雖其名不彰，甚或不詳姓名者，亦所不捨；反之，立論有悖正確思想者，雖出名家，亦所不錄。

(四)雜考部雖爲考證文字，然所採如小說之來歷、傳說之人物故事以及俗語等之考證，皆甚

饒趣味，其他亦選與中學生常識（國文、史、地等科之常識）相接近者，始採錄之。

（二）本編選材力存作者本來面目，不加刪略，然間有全篇大致可取而稍嫌冗贅或思想欠當，棄之可惜，偶有節削，良非得已。

目次

雜記一

嘉夷中詩

飄刺詩

露筋祠詩

釣臺詩

錢武肅寄夫人書

陸游妻

醋溜魚

橘枝詞

山歌

褚人穫

梁紹壬

陸以湜

梁紹壬

王士禎

清涼道人

梁紹壬

王士禎

梁紹壬

淺語有味

阮葵生

形容失實

陸以湜

墨派濫調

梁紹壬

胡瓌番騎圖

阮元

燕文貴匡廬清曉圖

阮元

惲壽平渡江圖

阮元

王翬十萬圖冊

阮元

雁足

黃鈞宰

鑒別書畫無真識

陳其元

筆畫

王士禎

王右軍蘭亭序

清涼道人

鄭板橋筆榜

葉廷琯

沒字碑

梁紹壬

居奇自誤

王士禛

岳忠武硯

梁紹壬

河工奢侈之風

薛福成

雕工

錢泳

甲子冬聞赴金陵書見

毛祥麟

雜記二

不好玩物

梁紹壬

鬼誤

鈕琇

任公示兒書

褚人穫

牀下星光

黃鈞宰

洪承疇母

劉獻廷

黔粵山洞諸蠻

黃鈞宰

顧母

陸以湑

新年

顧鐸卿

明初文字之禍

趙翼

出會

錢泳

清江浙兩大文字獄

陳康祺

奏毀淫祠

鈕琇

雜記三

人心刁詐

錢泳

評話

清涼道人

耶蘇教

王韜

馬戲

王 韜

西人戲術

王 韜

拳法

黃鈞宰

寶石

著者不詳

亞美利加小鳥

毛祥麟

物性相制

薛福成

雜論一

讀書作詩忌輕率

梁章鉅

作詩立辭宜淺顯

錢 泳

格律與性靈

錢 泳

論詩

納蘭性德

詩傍門戶

梁紹壬

詩忌正論

梁紹壬

作古文

田 雯

繁簡

田 雯

書地

梁紹壬

文章忌假借

趙 翼

論畫

錢 泳

學書

錢 泳

選毫

錢 泳

製墨

錢 泳

刻碑

錢 泳

雜論二

康恥

顧炎武

顧亭林勸錫語

葉廷琯

士大夫晚年之學

顧炎武

朋舊名言

葉廷琯

汪容甫與孫淵如尺牘書

葉廷琯

阮文達公論二通

葉廷琯

要做就做

錢泳

大才智

錢泳

率由舊章

錢泳

恩怨分明

錢泳

改嫁

錢泳

雜論三

居要有九病

劉獻廷

爲治不在多言

梁章鉅

橋梁

顧炎武

街道

顧炎武

館舍

顧炎武

人聚

顧炎武

鑿井

梁章鉅

治水有六梗

錢泳

治水必經躬親

錢泳

公督私藏法

錢泳

雜考一

經史子集

趙翼

永樂大典

錢大昕

四庫全書

徐錫麟

十三經注疏

顧炎武

萬斯同石經考

錢大昕

詩三有非孔子所刪

王士禎

章句集註

趙翼

司馬遷作史年歲

趙翼

班固作史年歲

趙翼

五代史

錢大昕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

梁章鉅

詩文以集名

趙翼

引書必著出處

梁章鉅

題目

趙翼

詩筆

趙翼

四聲不始於沈約

趙翼

百家姓

錢大昕

一捧雪

清涼道人

雜考二

八王之亂

趙翼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趙翼

六出祁山

俞樾

西施隨鴟夷以終

劉獻廷

王嬪

俞樾

賈荔枝不始於楊貴妃

趙翼

黃巢李自成

趙翼